

(武林王劍影)

張老板還張家槐、鄭傳捷接呂均、遁走安泉、（鄭惠長）又可再生呢！我想起張老板以前進的資格，苦懼怕一個口天恩長、未免有點慚愧、現且於水窮山盡的時候，沖到最高問題、也告罄忙、可日得光園乞憐的余光、此情此景、必定大有可觀、惜乎我不曾看見、未免眼福太淺了。

再說張老板自從登台以來、碰了好幾次了、每次都是自己厚了臉、再爬起來的、此番又用討好的手段、可以苟延殘喘了、那末張老板繼續爬起、簡直合得上我們杭州一句俗話、叫做九死還魂草了、這倒是不不可多得的植物哩、哈哈

（孫尚書）
洪陽之亂、避難者遍處皆是

○大京師三木帝命出家，經戲歷四月初五六出演，連日由排戲主任督率演，分授詞句，(不倒翁)

○吳玉全逢姑娘之雙贊，發科打諢，談話百出，凡一言一動，均是令人捧腹絕倒。(雅)

○昨晚周泰蘭與陳鳳亭合歌全本武家坡，極為賣力，時有某女郎，亦高聲叫好。(聲)

○前晚跑聽場有女上兩人，又有美水兵多人，互相說笑，觀者大鼓掌。(不倒翁)

○南部地道口西洋鏡有裸體美女畫片一，有一未成年之童子，校銅元一枚，觀畢大笑而去。(不倒翁)

○今日連社夜演黑心朋友，劇情頗可觀云。(雅)

何，偶以事出下鄉，見一婦人，流衣深褲，衣服飾飾，宛然其妻，不敢還認，隱伺於後，婦人浣衣畢，盈盈向溪西一上橋而入，漁人乃誌其地，端臨，與其友謀之，友人曰：明珠還浦，非訟不可得也，因擬狀疏，投署伸雪，且追吏之溪上，逮其婦至，私夫亦與焉，官欲嚴治之，婦人泣然曰：冤乎哉，漁人之戒言也，妾為彼家婦，而妾之媒約罔矣，遲其父母無存，而妾之媒約罔在，公宜明察，言畢，泣下沾襟，官乃招其約媒至，言如一口，於是以為漁人爲誑，逮繫之，而釋其婦，時有漁人明知其偽飾，終莫自白，彼時有訟師史君者，聞而嘆曰：彼漁者亦良苦矣，塞江風雪，辛勤一

然、全身知覺、早經失去、二

史感其義、隱囑數語、友乃欣然稱謝去、造獄見漁人、授吏所囑、即日於獄中重訴其冤、溪上婦至、漁人嗚咽謂之曰、卿去我而他適、我愛之、其妻恥爲漁人婦、宮私奔、

老白濁橫痃下
惡瘡痔瘡遺漏
痛乾道柔弱偏
傷痿腎虧男女
殖器隱病全用
方去痰客如

一 瘰

此症最
易傳染
均由體
弱均

延澤醫院
專治內外各科
每針一元
診金六分
藥費六分
病房可以留院
上海路
日口江
洋城呢
別起十日
大特月二
毒瘡堅

隨心所欲

這幾天可有什麼特別消息、阿三道、你老人家還要問這些、自上禮拜你老人家走後、林先生發刊了一條什麼新聞、第二天就有許多的人來問這新聞消息、是從什麼地方探得來的、林先生說是外面人的投稿、不料第五天又有一個律師寫一封信來、說是要交出這投稿的人、若是交不出、就要發封我們的報館、限十二小時答覆、林先生沒法、祇好聽其自然、隨後又來了一道公堂的堂諭、不但報館裡不准出版、並且還要林先生到公堂簽字、不曉得又是什麼原故、連你老人家公館裡一併發封、當時我們就是向人家磕頭、也沒有人敢說出來、後來打聽纔知道是林先生供出報館的經理是你老人家的原故、……賈貴道、到底是發的一條什麼新聞、便問出這大的亂子來了、你可曉得、……阿三道、我在這兒實在不敢說出、就是說了出來、你老人家也未必能夠伸、……「明」天上午八點鐘、你老人家再來找我吧、（以下請雪明續）

抵制劣貨、當心奸商私下販賣、
做投機事業、當心黃浦江自盡、
辦團體開公司、當心多意見內亂、
電車上搭油、當心查票員、
白相滴白、當心生白濁楊梅瘡、
自由結婚、當心自由離婚、
吊膀子、當心吃五支雪茄烟、
乘電車、當心三只手、
守財奴、當心強盜搶、
跳電車、當心撞地皮、
荷花大少嬌堂子、當心節上總算賬、
在遊戲場怪聲喝來、當心稽查員巡
捕、
稿子刊出後、當心被人拼版、

伊要嫁了、
我越想越慚愧！
伊在十年前、
和我何等要好、
伊讀我！人品、性情、學問、
相貌、
沒有一樣不好、
伊在十年後、
把讀我的！
另外去讀一個他了、
伊現在嫁了！
再經過四五個十年、
伊、他、我、
統統要老調、
所以我絕對沒有水冒
很願他倆、白頭到老、

銀行發行肉票

香艷之歌、應鳴入耳、若入寒宮
聽、聽鶯鶯之一曲也、技藝至斯、
可謂佳手、余不敢以一人之推許、
詳評、妓場首屈一指、然間諸善於
斯道者、判無不嘆口贊之、可觀晚
娘之技、必出吾頂地、不然而一號
文人雅士作機米之鳴著、洋洋數千
百言、筆勢繁瑣、錦上添花、彼
官四肢、男女老幼、一體俱全、

本銀行於民國十二年五月六日經
創辦、資本總額鎊若干、現
拉、專辦行財物、勝人勸辦
營務費銀鎊、傷駕人、一切悉
保護、並得受政府及附近文官商
保、發行世界特別中西肉票

廣告
(莫大倫)

元、五萬元、一萬元、五千元、凡完糧納稅、路政郵電、由

曲曼歌，不覺神爲之往，大有樂不思蜀之慨，回家之後，濡筆誌之。

投諸新世界報端，始作捧場、詞句俗俚不堪，在所不計也。

山、

行址 設於山東臨城附近老蒼山、

分辦事處 抱犢山、

交通 津浦鐵路直達臨城、下後再山行若干里即至、

行長孫美瑤謹啓

（彭雲上）

吳門余彭彭、世家子也、嘗精先人餘蔭、歷游兩浙三湘、燕齊豫魯、

聲靈顯赫、爲底奔忙、異地隔隔、忍令今年作客、登樓王粲、常教藏

人、游子天涯、每懷故國、因自著曰天涯人、以示飄零之意、王

東、出檢關、以要人入之行書、面干孫烈威將軍、將軍正紹吉林省

、乃委以稽徵古省鹽捐事宜、所駐地曰范家屯、距長春六十里、南距

車、宇時可達、因公事上有與古黑龍達總局商辦之必要、而長春一

（一）

寬城餘恨

戲擬中華匪業

達官巨賈、公子王孫、以及得

隸李、復利爭名之輩、悉騰集於此、長街燈牌、排作肩齊、楚館歌
頌同市語、是安樂窩、亦可橋堪也、壽彭固年少翩翩、風流蘊藉、各
自占空餘恨、壽彭多情入、豈能逃此天演之定例耶、

(未完)

進

宅無痛苦打廢洋
手術
三
京南
(專) 對面二百五十六號
醫 新 老 百 年 大 藥 房
專 治 癆 瘵 肺 癆 癰 疽 疔 瘡 瘰 癧 痔 瘡 脫 肛 婦 科 兒 科 內 外 各 症
愛
長 生 科 學 醫 治
手 術 成 形 無 痛
去 除 全 身 瘡 毒

[illegible]

言故均射學煩痛惡老
 書也中噴力架接痔白
 告三補藥法露腎乾道潔
 之經苦氣療腐虧生瘡
 力驗本注腎全月駒痔
 吸各所射如用女還驅下

貞子癰
 切明兩所屬均易此
 能生致血由得症
 有丸散本藥體藥最

癰橫
 舌嫩或時初癰赤而由著
 舌難痛以起而由起角症
 難步履之生體然毒皆

貞子癰
 一貼封結復月皮無此
 欠一身之原內肺腫膏貼
 患星之害既可栗破享
 患期害又可票在破患
 六須免可消可流患
 張換張除一膿處

六零六
 專門
 德
 金細針
 兩六〇
 專門打
 藥可以
 知以有

專醫
 淋病
 下疳
 橫痃
 魚口
 便毒
 梅毒
 濕疹
 疥癩
 瘡毒
 痔瘡
 遺精
 白濁
 婦女
 經閉
 帶下
 產後
 諸症
 無不
 神效
 每
 瓶
 銀
 一
 元
 二
 角
 分
 每
 打
 銀
 十
 二
 元
 分
 總
 經
 銷
 處
 大
 馬
 路
 一
 樂
 天
 茶
 社
 對
 面
 二
 百
 五
 十
 六
 號
 專
 醫
 淋
 病
 下
 疳
 橫
 痃
 魚
 口
 便
 毒
 梅
 毒
 濕
 疹
 疥
 癩
 瘡
 毒
 痔
 瘡
 遺
 精
 白
 濁
 婦
 女
 經
 閉
 帶
 下
 產
 後
 諸
 症
 無
 不
 神
 效
 每
 瓶
 銀
 一
 元
 二
 角
 分
 每
 打
 銀
 十
 二
 元
 分
 總
 經
 銷
 處
 大
 馬
 路
 一
 樂
 天
 茶
 社
 對
 面
 二
 百
 五
 十
 六
 號

版二第 五期星 日三初月四年亥癸 報日界世新 日八十月五年二十國民華中

張老板這裝交椅、虧得搬換呂均、逼走文泉、(劉思源)又可再坐幾天了、我想張老板以北海先進的資格、當推伯一個口天總長、未免有點慚愧、況且於水窮山盡的時候、冲到最高問題、也肯幫忙、可只得牢囤乞憐的余光、此情此景、必定大有可觀、惜乎我不曾看見、未免眼福太淺了、

再說張老板自從登台以來、碰了好幾次了、每次都是自己厚了臉、再爬起來的、此番又用討好的手段、可以勾延幾端了、那末張老板總應爬起的、簡直合得上我們杭州一句俗話、叫做九死還魂草了、這個是不可多得的植物哩、哈哈

○九死還魂草式的張老板 (武林王劍影)

○本世界專電

○大京班三四大皇帝出家、約舊歷四月初五六出演、連日由排戲主任督率演、分授詞句、(不例翁)吳玉奎逢姑娘之雙簧、發科打諢、談諧百出、凡一言一動、均是令人捧腹絕倒、(雅)

○昨晚蘭園與陳鳳亭合歌全本武家坡、極為賣力、時有某女郎、亦高聲叫好云、(雅)

○前晚跑廳場有女上兩人、又有美水兵多人、互相調笑、觀者大鼓掌、(不例翁)

○南部地道口西洋鏡有裸體美女畫片一枚、有一未成年之童子、投銅元一枚、觀眾大笑而去、(不例翁)

○今日連社夜演黑心朋友、劇情頗可觀云、(雅)

○蕉窗疏簾室雜綴 (德微)

○片言折獄

漁人某、紹興人、娶妻甚美、漁人愛之、其妻恥為漁人婦、冒私奔、漁人不覺也、一日、從人亡去、蹤跡不可得、漁人忽忽若有所失、無何、偶以事出卜鄉、見一婦人、流衣溪畔、衣服飾飾、宛然其妻、不敢近視、隱伺於後、婦人洗衣、盈盈向溪西一土牆而入、漁人乃誌其地、遍訪、與其人謀之、友人曰、明珠還浦、非謬不可得也、因擬狀疏、持署伸雪、且道吏之溪上、速其婦至、私夫亦與焉、官欲嚴治之、婦人泣曰、冤乎哉、漁人之我言也、汝為彼家婦、已三年於茲矣、雖其父母無存、而妾之媒約固在、公宜明察、言畢、泣下沾襟、官乃招其約媒至、言如一口、於是以為漁人言謬、逮繫之、而釋其婦焉、漁人明知其偽佈、終莫自白、彼有訟師史君者、聞而嘆曰、彼漁者亦良苦矣、寒江風雪、辛勤一妻、自首未備、恩情中絕、果誰之咎歟、言為漁人友所聞、知更有相憐之意、因詣門痛哭、乞其轉詞、史感其誠、友乃欣然稱謝去、造訪見漁人、授史所囑、即日於獄中重訴其冤、溪上婦至、漁人嗚咽謂之曰、卿去我而他適、我

洪陽之亂，避難者遍處皆是，而以婦女老幼爲最苦，蓋其走路艱難，不易速行也，曩昔先祖告余，知友劉君，自謂流楊亂奔，藏諸珍貴物於衣籠中，東逃西奔，苦不勝言，某夕，忽聞河畔有哭聲，奇而往視，則一白髮老婦，同一不滿十歲之幼孩，互抱大哭，淚若斷珠，繼而老婦欲投身入河，幸爲幼孩驚止，得免於死，然余視狀，亦不覺慄，淚淚交匯而出，急詢之，悉爲無錢度日，余至此滿腔熱血，早速滿點，立出十餘金付之，并命彼速走，第恐匪徒復來，彼老婦與幼孩了叩謝至再，始興去，然余亦急急前行，猛力奔走，疲倦二字，早置腦後矣，是夕爲月終，故滿天星斗，黑暗陰行，冷風刺骨，更兼余胆素怯，又不幸爲衆戶所絆跌，頓覺毛骨悚然，全身如蟻，早經失去，儼如點中，當吾骨瘦之時，耳中隱聞有蟲名之聲，既而益近，若有一神怪聲曰，是人何得在此，快查其陽壽終否，又覺有一神應曰，此人本難逃此絕，因其昨夜曾救活二命，故得

以活，其言甚奇，何則明白金，仍以爲未去，此與他年贈老貧，而豈忍之，婦人愕然曰，君安姓，夫頑破累，且不完，安來百金，言至此，忽復縮縮不言，漁人乃叫謂辛，公開問其言，設非我妻，安知我破累不其完也，婦人自始失言，乃明白爲其婦不諱，事遂白，至私夫而，而婦歸於漁人，皆史之力也、

（孫尚志）

松鶴館隨筆

李文英

（毛瘦鶴）

武進李文英者，年已耳順，妻于氏，生一子一女，皆頗聰穎，李愛之如掌上珠，惟時翁承先祖遺業，固儼然一鄉之富翁也，錦衣肉食，靡費豪華，雖南面王不易也，鄉人多羨之，詎風雲不測，翁居之忽土匪蜂起，騷擾不寧，稍得暖衣飽食者，皆已早挈他徙，翁適欲遷居，而土匪已破戶而入，所有金錢衣服等物，悉搶掠一空，翁迫胸大哭，數日不食，旋以抑鬱過甚，一病不起，竟作長眠人矣，融融洩洩之家庭，一旦變爲苦愁風雨之慘境，哀痛之聲，溢于牆外，然禍猶未有艾也，蓋自翁故後，其妻王氏既悲夫君之死，復慨生計之艱，于女嗷嗷待哺，實難支持，思歸於人，以嬌養性成，不耐其苦，家園株守，則日用浩繁，何來應給，憂念成病，不及百日，竟亦迫作地下人矣，所苦者此一雙可憐子女耳，未知多何了局也、

松鶴館隨筆

李文英

（毛瘦鶴）

武進李文英者，年已耳順，妻于氏，生一子一女，皆頗聰穎，李愛之如掌上珠，惟時翁承先祖遺業，固儼然一鄉之富翁也，錦衣肉食，靡費豪華，雖南面王不易也，鄉人多羨之，詎風雲不測，翁居之忽土匪蜂起，騷擾不寧，稍得暖衣飽食者，皆已早挈他徙，翁適欲遷居，而土匪已破戶而入，所有金錢衣服等物，悉搶掠一空，翁迫胸大哭，數日不食，旋以抑鬱過甚，一病不起，竟作長眠人矣，融融洩洩之家庭，一旦變爲苦愁風雨之慘境，哀痛之聲，溢于牆外，然禍猶未有艾也，蓋自翁故後，其妻王氏既悲夫君之死，復慨生計之艱，于女嗷嗷待哺，實難支持，思歸於人，以嬌養性成，不耐其苦，家園株守，則日用浩繁，何來應給，憂念成病，不及百日，竟亦迫作地下人矣，所苦者此一雙可憐子女耳，未知多何了局也、

香王之歌、悠揚入耳、若入「寒宮」
裏、聽宮宴之曲也、茂苑斯斯、
可謂佳乎、余不敢以一人之雅評、
許評之、故首屈一指、然問諸善於
斯道者、則無不嘆曰評之、可知晚
娘之故、必出入頭地、不然玉貌麗
王之榮華、又烏得晉爵哉、而一班
文人雅士作賤朱之錦著、洋洋數千
百言、筆受羣嘲、錦上之花、彼
姝且色多矣、爰自粉粉哈麗、而一
余不憚俚角稿者久矣、前日借曹子
開雲、周子瓊雲、徜徉於新世界裏
、探陳於自由園中、聽得美人之一
曲曼歌、不覺神爲之往、大有樂不
思蜀之慨、回家之後、濡筆誌之、
想諸新世界報端、姑作捧場、詞句
俗俚不堪、在所不計也、

○戲擬中華匪業

吳門余彭彭、世家子也、嘗藉先人餘蔭、歷游兩浙三湘、燕游豫魯
鄉鄰、爲底奔奔、異地遇同、忍令今年作客、登樓王粲、常教藏
人、游子天涯、每懷故國、因自署曰天涯人、以示飄零之意、王
東出榆關、以要人入之行書、面干孫烈威將軍、將軍正詔吉林
、乃委以稽徵古省鹽捐事宜、所駐地曰范家屯、距長春六十里、南
乃春、平時可達、因公事上有與古黑龍達總局商辦之必要、而長春一
、乃時有驚足之足跡矣、

長春有一寬城子、適當東中南滿兩大幹路之樞、商業繁盛、交通利
便、城北洋場十里、大廈高樓、千幢萬落、達官巨賈、公子王孫、以及
練卒、軍利軍名之輩、悉屬集於此、長街燈輝、排作桐膏、楚館歌
頌同市語、是安樂窩、亦可憐場也、彭彭固年少翩翩、風流蘊藉、
白石空餘恨、彭彭多情入、豈能逃此大演之定例耶、

（未完）

廣告

（莫大倫）

本銀行於民國十二年五月六日經
創辦、資本總額額若干、茲
行、專辦一切財物、賺人勸
營、並得受政府及附近文武官
官、發行世界特別中國肉票、
官四股、男女老幼、一體俱全、
分票價二百萬元、一百萬元、五
萬元、五萬元、一萬元、五千元
種、凡完納稅、路政郵電、中
一律十足通用、特此廣告、
行址 設於山東臨城附近老若
山、

分辦事處 抱犢山、
交通 津浦鐵路直達臨城、下
後再山行若干里即至、
行長孫美瑤謹啓

（彭雲上）

○寬城餘恨

社友錄 本報主任 天南 佛徒 子夢 吟居 十編 輯部 沈鑑 良許 紅笙 會計 崔泉 生廣 告趙 國祥 義務編輯 蔣稻 丁君 汪了 翁君 翬愛 李劍 虹君 盛鯨 飛君